

四棵树那个地方

□曲令敏 刘稳(河南平顶山)

要说鲁山县尧山景区是平顶山市自然风光的皇冠,四棵树乡就是它风华别具的裙裾。从历史上看,这片山水一点都不偏僻。这里曾经是南阳通达洛阳等地的关口要塞,兵家必争之地。四棵树的地名就是来自荆襄的商家驼队和赶考举子叫响的。他们为避兵祸匪患,抄近道翻山越岭走进这一川稻鱼香肥的山乡,远远望见青山临河的四棵大树,就知道歇脚打尖的地场到了。四棵树,就这样随着人们的脚踪流传开来。

我曾经再三再四地走进四棵树,寻山问水看花看树看人烟,差不多把这里当成了洗脱红尘的一方净土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也曾云游至此,有诗《和分水岭》,分水岭即鲁山县与南召县的交界处。一岭分水淮河和长江。诗中千年之上的山容水貌是这样的:“高岭峻峻,细泉流壑。势分合不得,东西随所委。”

我来也晚,幸得山水还等在这里,其实每道岭都会分水而下,成溪成潭成瀑成河。我在平沟村第一次见识了花园沟源头十几亩大的草湖,看到李子峪沟水在回环腾挪的山势中飞瀑响潭,得知涓涓河源生成于高崖渗水、岩隙滴水,生成于土坡林泉、草湖湿地。至今还记得,向导指给我看开紫花的葛根,叶上带刺的刺五

加,开花极香的猕猴桃,生在背阴山崖上的救命仙草——金钗。晨鸟乱鸣吵得人睡不成觉,花石子小溪里有很多透明的虾和横行的蟹。长尾巴的小松鼠跳来跳去,全不把人放在眼里。平沟有一棵惟妙惟肖的男人树,花园沟就有一棵形貌逼真的女人树。我曾经指着冬瓜一样吊在大树上的人头蜂巢问那是什么,向导也不回话,示意我别出声快走……

人烟代代,水生仙,山生神,浅坡低岭生故事。可以说,这里的山山水水都与人类有情有义。看楚长城,登望城山,上圣人塚,过水漫石阶的石梯子沟,还抚摸过文殊寺那5棵活过3000年岁月的银杏树。在我眼里,这里是一卷看不尽的画,是一部翻不完的书,充盈着大自然的斑斓元素。

可尽管我用脚步丈量过这片层层回环的山地,却不敢说我对它知根知底。当初浮光掠影地被山吸引,被水迷惑,只见那山无赖地将腿脚伸进庭院,耸起肩头儿扛着山家简朴的房舍,如邻家顽童,又似亲家老翁。山坡上巨石

嶙峋,平缓处养蜂养蚕长林果、庄稼。山高水高,不时抛下一沟两岸肥美的水田,种莲藕,种水稻,散养白鹅花鸭,很亲,很好看。却不知石多土少,人均不到一亩,吃饱肚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
那年那日,去张沟看水库,更是为了打听戏曲《桃花庵》中的人物出处,我走进了那片并不起眼的浅山。张沟村许家庄,一棵三人合抱不住的古树几里外都能望见。树下有人在推牌九。我问这树多少年了,老大爷说他记事的时候就这么大了。一沟上下散落着东一片西一片的人家儿,灰瓦石墙或茅檐土墙的房屋千百年不曾变过。总算找到了那座被称作张坟的张才墓,荒草覆盖一堆土,不辨真假。不过这一代相沿成习从来不曾《桃花庵》倒是真的。天近中午,我提议随便找个人家吃碗蒜面条儿,小向导赶紧说乡里已经定好饭了,不在这儿吃。返回的路上他告诉我,张沟是全县最穷的村,大半年不见个油花儿,不能在那儿吃饭。那天中午的清炖羊腿真好,还有一桌子山野

菜,可我眼前挥之不去的,却是张沟村的水清山寂人不富。

几年过去,听说张沟出了个能人,29岁时当选村党支部书记。甫一上任,两手攥空拳,放下身段四处化缘,改电修路修学校、清淤砌渠固大坝……

一路上行,见一个高高竖起的牌子——鲁山县精准扶贫就业基地。牌子后,堂馆楼舍俨然,长长的回廊,红红的灯笼,新植的花木草坪,古香古色的水车,这还是原来那个叫车场的小山村吗?这是新近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许金飞开办的农家餐馆。他们兄弟在外打拼多年,积攒数千万元家底,他2015年回乡开农家乐,第一期投资1600万元……

农家的日子比树叶还稠,翻天覆地的变化后面,是有人怀着一颗造福乡里的赤子之心,一步一个脚印儿,一个脚印一窝子汗水干出来的。经人指点,我找到那个人的家,黛瓦灰墙旧庭院,鲜艳亮眼的,是门前的月季和墙头上的凌霄……

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而今科学技术以指数级迭代发展,这个为闭塞的山乡带来巨变,让民风民俗彻底改观的许建军,若干年后即便被人忘记,因为曾经像一棵大树一样活过,像一朵子山崖一样挺立过,像一溪清流一样滋养过这里的山川草木和人烟,也不枉此生了吧。

就拉拢办公室主任,添一些我想看的。《南方周末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,我让单位都订过。领导也都开明,即便知道了,也不说什么。爱看报,最爱看到邮递员的身影,丁零零,那绿色自行车一出现,我就跑跟前询问,有没有我的报纸信件。平日里,得罪谁,我也得罪传达室的老头儿,害怕他私藏了我的报纸不给。

与副刊这么一共鸣,心就痒痒的,想着自己能不能也写呢?写了,也投投试试吧。一试,还真有了回音。我写出的东西都短,人家杂志多看不上,咱也嫌杂志发表周期长,所以干脆多投报纸。感谢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的历任编辑,他们没少抬爱我、提携我,发我的文章。年轻时,去市里,攀不上一个亲戚,不认得一个人,走在光明路上,孤零零,像是被这座城市孤立了一样,唯恐小偷把我的钱偷了去;见到漂亮姑娘,有心多看几眼,却不敢抬头;心里想着,什么时间,这座城市能认得我呢?我也能融入它呢?如今,再往市里,走到街上,看着无数的高楼大厦,熙来攘往,不再那么孤独无助,心里再想的是,小偷偷我,我也不怕了,钱丢了,也可以找编辑或者文友们借一些来。

说文字饥饥,似乎不太现实。但延伸了想,多少农家孩子,还不是借文字改变的人生?!多读书看报,纯益无害。所以奉劝大家,好好看报,天天向上。



997.评判魏徵

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并非无能之辈,皇上极有个性。有一次,中央政治局中心组集中学习《贞观政要》(内容主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政绩),万历皇帝问宰相申时行:“唐魏徵何如人?”申宰相回答说:“当然是贤臣,尤其敢于给领导提意见。”万历皇帝驳斥说:“啥贤臣?魏徵先跟着李世民混,后追随太子李建成,最后才辅佐唐太宗。这叫忘君事仇,贤个屁!唐太宗杀了皇兄李建成也不对。”皇上明确表示:下次中心组学习别讲《贞观政要》,改讲讲《礼记》吧。

998.皇上记仇

万历皇帝肚量小且记仇,没什么大格局。对宰相兼老师张居正和太监总管冯保,皇上是又敬又怕又恨。张居正在世时,皇上忍着没有发作;张居正一死,皇上立马翻了脸,又是抄家,又是追责。

冯保是万历登基时的顾命大臣,为皇上的教育和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万历年轻时一做荒唐事,冯保就报告皇太后,这笔账皇上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清算完张居正,万历皇帝开始对冯保下手。一日,皇上为几位大臣题字,冯保在一旁侍立时间过久,身体略微倚在桌子上,万历将毛笔沾满墨汁,狠狠地掷在冯保的衣服上。冯保惊恐万状,在场大臣都蒙了。不久,冯保即被贬往南京孝陵守看陵园,次年病故。

999.谆谆教诲

唐大中二年(847年)十一月,唐宣宗李忱的长女万寿公主下嫁皇家秘书(起居郎)郑颢。皇上特下诏告诫公主说:“万寿公主奉舅姑,宜从庶人法(对待公公婆婆要按民间的礼节)。”公主的婚本来应该是金制,皇上说:“我以俭率天下,婚车换成铜的吧。”公主每次回娘家,唐宣宗必教诲说:“无鄙夫家,无干时事(别看不起老公家,别干涉政事)。”有一次,驸马郑颢的弟弟郑颢(yǐ)突患重病,唐宣宗派人前去探望。此人回宫后,皇上问:“公主何在?”答曰:“在慈恩寺观戏。”皇上一听就恼了,亟命公主入宫。一见公主,皇上怒责道:“小叔子病成这样,你不去探望也罢了,竟然有心情去看戏?”公主立之阶下涕泣谢罪。(老白)



报缘

□袁占才(河南鲁山)

一生与文字结缘,缘在书报。书呢,砖头一样的厚,多是单核结晶体。一个人,神游八极,由着一把辛酸泪,淫浸成点点墨迹,不静下心来细读,是很难体会其中况味的。而报纸,偌大的一张,折叠起来,顺入衣兜,随时随地,无时无刻,茶余饭后,枕畔厕间,速览也好,细读也罢,长了知识,消了疲惫,驱了寂寞。遇缝插针,每每,在颠簸的旅途中,见客于车座位上,不禁肃然起敬;每每,在枯燥的会议中,见参会者任凭领导于主席台上口吐莲花,滔滔不绝,兀自埋首看报,心下慨叹,文山会海之别用也。

报业发展,百多年历史,林林总总,靠的是版面说话。那版,如人的面孔,讲究庄重大方,活泼新颖。标题斗大,大得重要;文章醒目,醒得养眼;图片插配,配得适宜。一个一个投稿人,锦心绣章,呈上来精心架构的文字,等待报人采撷。日日,一块田里,四季轮回,不知疲倦,编辑们选择在夜深人静时,蜜蜂一样,不停地采了这文字之花,酿啊酿,这才酿出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。

一张报,摊在面前,粗看一眼,你分明就知道,新闻时讯,法规政策,焦点民生,气候风云;昨天有哪些大事发生,今天有哪些事情要做。爱看报,知道“八项规定”之严,少犯政治错误;晓得我国今非昔比,感谢党的领导;了解贸易战由美挑起,激发无限爱国热情。忆及“文革”后期,我正上

初中,一位下放来淘茅缸的右派分子,总蹲在校办公室门外看报,人问之:这大粪,你要挑到几时?他乐呵呵地说:快了。未几,就复职,到一个乡中学当校长去了。难道他有先见之明?非也,他是读报读出了时代航标。上世纪80年代,鲁山县医院,一位叫尤坤的老人,多年自费订了一份《参考消息》,眼戴老花镜,手拿放大镜,日日里看,竟看出,我国早早晚晚,是该建航空母舰的,就自己身体力行,省吃俭用,把积蓄都捐给了国家建航母。

因为爱看报,两位老人被我敬重,烙在脑中。

网络时代,人们似乎过于懒惰,习惯了打开手机电脑,有意无意地,让屏幕向我们灌输。殊不知,这种碎片化阅读,让我们的记忆恍若浮云,害得我们心神不宁,很多时候,误导我们对社

会的整体判断。相较于报纸,网络这个新嫁娘,传递信息迅速,查阅资料便捷,但它不经过滤,虚无缥缈,玉石杂糅,转瞬即逝。在微信上推介你一篇文章,一百人点赞,其中有十个人是认真读了就不错了。都是言不由衷的吹捧。而报纸,饱经沧桑,成熟稳重,返璞归真;它深度追踪,挖掘真相,白纸黑字,严格审核,其权威性毋庸置疑。网络上出错,大不了把文章删掉;报纸上出错,处分编辑是轻说,重的,总编也要撤的。

与报纸结缘,少不了订报。曾自费订过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作家报》《文摘报》《大河报》等,有十多种,遇到好文章,就剪下来贴到剪本上,一遍遍,反复读。一张报,任我剪得窟窟窿窿。这么多年,也没少沾单位的光,想看什么报,到了征订季节,